

三賢鼎談—挖掘科技人的溫柔

王瑩珽

三月二十七日晚上七時三十分，在交通大學中正堂舉行了「人文與科技三賢鼎談」會，由法鼓山禪修文教體系創辦人聖嚴法師、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，以及交通大學校長張俊彥進行對談，吸引了近千位民眾到場聆聽。從網際網路到虛擬的人生，從基因工程到生命的探索，從數學到無我的定義，科技和人文兩個領域在交會時互放光芒，對答之間充滿禪機，還有科技人的幽默以及獨到的解釋。最後，聖嚴法師並致贈「法鼓全集」給清交大。

(以下為演講的精彩摘要整理)

實證的科學 實證的佛法

陳月卿女士(主持人，以下簡稱陳)：佛法和科學是不是互相對立的？

聖嚴法師(以下簡稱聖)：佛法和科技是不相違背的，佛教也重視實證，從身心上的體驗來證明佛法對自己有用。它不是用顯微鏡、計算機來量化討論、觀察的一種科學，而是一種生活和內心的體驗。

張俊彥校長(以下簡稱張)：宗教不是去驗證，而是去感受，從宗教裡，我深信「一無所住而行布施」。所謂的福報，不是得到什麼東西，而是心靈上的清淨跟快樂。

劉炯朗校長(以下簡稱劉)：學科學的人常常要求把證據拿出來，以為證據是用眼睛看、用手摸的，其實證據是讓我們用心來感受的。沒有人真的看過中子、電子、質子，只不過是在照片上看到他們存在的證據而已。看到、聽到、摸到是層次比較低的感受，心裡的感應是層次高的感受。所以，當我們心裡面感受得到，它就存在。

虛擬的網路 虛擬的人生

陳：網際網路這樣一個虛擬的世界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變化？

張：佛法了不起的一點就是自由自在，以及無限的空間和時間。網路的世界也是一樣的。只是它是虛擬的，人跟人的關懷變成重要的問題。

劉：通訊方式改變會造成人類生活改變，我們可以在網路上蒐集資料、交朋友，但也常常不知道資料在什麼地方、不知道交到了什麼樣的朋友。如何善用這個虛擬的世界，而不在这个虛擬的世界中走入迷途是很重要的。

思園記事

聖：事實上現實的世界在沒有進到網際網路之前就已經是虛擬的，就像佛法說的「五蘊皆空」，但是虛擬仍然有東西。而在網際網路中，你不能說它什麼都沒有，可以買東西、交朋友，但是兩個人交談的時候想握手，還是沒辦法透過網路。人跟人的關係還是要靠實際的去做

陳：師父剛剛提到，就佛法的觀點而言，真實的世界一樣是虛幻的，您可不可以講得再深入一點。

聖：佛法講「幻化」，凡是變動的就是虛幻，早上看到太陽在東方，下午已經在西方，就是變動。像我這個已經很老的人，有些人一年兩年後再看到我，就會說：「法師啊，你好像又老了一些。」

陳：師父，您不老，人生七十才開始。

聖：妳不要騙我（眾人笑），七十歲就是七十歲，不能說人生七十要開始。不過，如果要說開始的話，每一剎那、每一秒鐘，都是一個新的開始。其實每一個變動都是叫做生、老和死。我們身體的細胞一直在新陳代謝，我們的心也是生、住、異、滅不斷的變化，這個不是虛幻又是什麼？不過，變不等於沒有，而是說，不能永遠不變的就叫做虛幻。



中立者為聖嚴法師，左為交大張俊彥校長，右為清大劉炯朗校長。

恩園記事

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...

陳：「基因工程」的複製人、複製器官、基因作物，甚至可能出現的「器官農場」，到底是帶來伊甸園呢，還是帶來人類的毀滅？

劉：科技本身既非善良、亦非邪惡。就一個科技人的立場來講，我不覺得我們應該停止基因工程的研究，而是應該善用基因工程。

張：基因工程很可能造出可怕而且未知的東西，但是相對的，也可以利用基因工程治病，這中間的取決在於人的判斷。複製人好比是一對雙胞胎，經過不同的學習過程而成爲不同的「我」。這個「我」究竟是什麼？就是宗教的範圍了。徐志摩說，「輕輕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輕輕的來」，其中也有著禪機。

聖：生命是物質和精神的結合體。在佛經裡，每一個生命都是獨立的存在。這一生的出現是過去生連下來的，這一生死亡之後，到另外一生去。「我」的確是像徐志摩講的，來的時候沒有帶來什麼，而是帶來原來的智慧、福報，走的時候記憶和學問都帶不走，帶走的是功德、是慧根。像兩位校長，要是完全靠記憶力，不可能這麼聰明，一定是過去有福、有慧。

劉：徐志摩沒有帶走一片雲彩，不曉得他留了什麼東西在康橋？剛剛師父也講，生命離開時什麼也帶不走，留下的重要不重要呢？

聖：對自己來講，自己在世間所付出的，凡是好的壞的都帶不走，但是會留下一些東西。如果我們祖先沒有留下東西，我們現在沒有辦法享受文化、精神、文明的遺產。這一些奉獻的東西是帶不走的，可是內心付出的那份力量會帶走。

「我所有」不等於「我」

陳：就佛法的觀點，到底有沒有自我的存在？

聖：自我是不存在的，物質和精神到最後都是不存在的。我們所講的我，多半是「我所擁有的」，不是真正的我。

張：是「我執」的我。

聖：對。比如說：你是校長、你培植了幾百個碩博士，這是不是你呢？這只是你產生的功能，這不是你。有人說我們身體的細胞，七年就全部換過一次了，七年前和七年後的我，根本就是兩個人，身體和心理的我都不存在。

劉：所以，昨日的我跟明日的我是不同的。

聖：但是責任是有的。人應該要盡到自己的責任跟義務，否則這個人的存在就沒有意義了。

當佛法遇上數學 — 從零到無限大

劉：其實，從小我變成大我，從有我變成無我，都是相似的觀念。

聖：非常正確。沒有小我，大我就沒有著力點，沒有小我、大我，無我也就沒有著力點。「無我」是代表心胸無限的開闊，並沒有否定掉「我」的價值。

劉：套句科技人的用語「小我是一個比較小的數字」，例如是三：大我就是大數目字一千：再高一個境界，無我就是零或無窮大。

聖：對了，「零」究竟算是有還是沒有？（引起了台下一片笑聲）

陳：「零」是有也是沒有。就像無窮大的東西拿不到、感覺不到，但是又好像存在，所以是「有」也是「沒有」。

聖：「非相，非非相」。

劉：在數學上來講，沒有零，我們沒有辦法建立一個完整的數學系統。

陳：所以，沒有這個零，什麼都沒有。有這個零，什麼都有。零的發明是關鍵性的。

聖：（笑稱）我可以在交大修博士學位了。

財富是一種成就跟滿足

陳：現在有所謂的科技新貴，有些人一夕之間就忽然有了很多財富。請問兩位為什麼沒有從事這條路，反而從事教育的工作？

聖：我告訴你們，他們沒辦法賺錢。（台下笑）

劉：財富代表什麼呢？財富是代表一種成就和滿足。比爾蓋茲的財富是一種滿足，但是我們也有自己成就滿足的標準。

張：比爾蓋茲在創業的過程中，是希望實現理想，金錢是在無意中得到的。我們在學校裡盡心跟學生在一起，也因此感到滿足而富有，這種富有不能用金錢定義。看到最後，我們跟比爾蓋茲的過程、財富、快樂都是相同的。

思園記事

科技與人文的熱情擁抱

陳：科技人接觸的是冰冷枯燥的世界。如何讓科技人擁抱人文的溫暖？

劉：我從事教育四十年，最大的收穫之一，就是學生把我當成哥哥、朋友，所以工作本身的確有溫暖的一面。如何讓工作以外的生活更溫暖？對我來說看書是一個很大的享受。學校也應該藉著通識課程、社團、藝術中心等等，提供學生自我瞭解的機會，讓水朝著應流的方向流。

張：冰冷是誤解。科技人在實驗的整個過程是熱情而專注的。過程也需要放鬆，也許是靠藝術、文學、或是散心，創新有時是閒出來的；而人文素養有時也可注入科技的創新。二十一世紀科技跟人文一定要熱烈的擁抱。

聖：不只是擁抱，還要以人文精神來帶領科技的功能。人文是人類尊嚴的一種發揮，是人類精神層面的提升。科技是一種工具，能夠使我們生活品質提高，但是如果缺少人文的精神作靈魂，科技可能會帶來災難。

最後，這場難得的三賢鼎談在台下一片掌聲中圓滿落幕。一種人文的溫柔，也就從這個夜晚，在理工科技掛帥的清交大開始蔓延。



更正啟事：



1. 379期目錄中，「盧唐又貞女士生平事略」作者盧善棟學長。本刊因打字錯誤，誤印為「廬」，特此致歉。
2. 379期友聲第45頁，「介紹美國南北加州交大長青校友會」一文，作者應為「北加州交大長青校友會會員」。另外，第47頁沈洪燾學長所作五律詩中有兩個地方有誤，正確版本應為「歡聚一堂中，同來祝壽公，少年業正偉，老大志猶雄。烈火見金石，歲寒見柏松，蓬萊仙桃熟，先敬百年翁。」特此向作者致歉。
3. 379期友聲第80頁，戈正銘教授所撰「白頭隔海憶紅樓（上）」一文，因排版作業問題，缺少兩個字，原句應為「...，他的字寫得很漂亮。」特此向作者致歉。

